V
K276
Y181

冊 3
卷6~7

增刻芙蓉館集卷之六

漳浦楊一葵翹卿父

序

庚子四川鄉試錄序

萬曆二十有八年是為庚子四川復當大比士巡按御史臣崔景榮疏典厥事者于是禮臣以臣一葵及兵部主事臣拱極請

上報可臣奉　命有循牆走耳臣竊自惟一介豎儒初釋褐治城旦書碌碌未有當丁酉分校

浙闈祗事一經則已凜凜懼弗職頃入為度支
郎當言度支安所衡士而又安所衡全蜀士為
臣滋懼然臣由經術起諸生即不敏猶以操觚
進者也
上命之矣敢不僇力庶幾無罪則　陛辭涉險
而行睹山川之奇峭人文之隆盛欣欣若有得
焉入試闈御史秉公毖飭臣與臣拱極及內外
執事諸臣又無不凜凜矢心無二乃綜提學副
使臣莊懋華所遴士三試之試竟遵　制額歌

麻鳴一如故事蓋臣至是而懼稍稍釋已又伏
而思之而懼乃滋甚也夫蜀蓋天下名壤哉臣
觀左思蜀都賦所稱岡巒糾紛觸石吐雲次及
封域之內原隰繁衍莫可名狀以為井絡煥精
江漢炳靈誇詡之詞幾令讀者色飛士生其地
何所不自樂而屈首授經咿唔作蠹魚萬卷中
既乃挾筴遊有司而又不遠數千里走　闕下
待　詔公車也豈非歆攄所懷來蘄尺寸之豎
自顯庸哉顧臣橫襟而品隲士習則未嘗不嘆

562926
Vol. 31.39

古今人之不相及也古有鄉舉里選之制故士皆濯磨內觀不繁于飾有弗出出必建揭揭之業有弗處處必係蒼生之望晚近取士以文文盛而實衰矣無論昔者即我 明數百年來蜀所進士何啻數千人而懋建奇勳翌亮有邦若蹇忠定周文安余肅敏諸臣彬彬輩出諸士試以今日之建明自度他日之豎立能無勃勃心動乎臣南人也幼聞爾蜀之勝未嘗不夢寐其都而心嚮往之不自意今茲奉 命而來且觀之士拔十得五是在今日掛一漏萬亦在今日臣方懼不克將以干

明命豈復能以登臨為快乎然臣讀多士所為文無弗炳炳朗朗究 皇王之略明當世之務則已心可之既見其人冠棠揖遜閒雅甚都則又無弗彬彬郁郁抱慷慨之義絕虛憍之態臣有以知多士之必不負臣舉而後喜可知也然而文華也必實勝而論始定貌外也必內符而品始真且夫臣亦有舉者也臣自服官以來昕

夕惴惴氷蘖自勵庶幾衾影之不慙以報知己
即令校爾蜀士尤惴惴不敢怠遑而惓惓於多
士之不負臣以不負舉臣者盖憶曩鹿鳴之日
臣師之所以醮臣者而今尚轆轤方寸間不休
也爾多士其勉矢初心行且搏扶揺而上九萬
里高議雲臺結綬金馬　天子將備顧問焉不
亦綰尺符制專城萬姓之命至貴倨尊重矣儻
其為德為民不爽先資則今日之舉外不愧貌
内不愧心臣且無愧此行而多士亦不自愧咿

唔授經輕去其鄉數千里時也即不然居似忠
信行似廉潔且疑飾貌矣大佞若智大奸若忠
又疑飾心矣市權翼奸為知己羞臣不佞豈有
賴焉其何喜之與有昔司馬相如起唱古文詞
至使人主恨不同時及召見為郎奉使不辱則
爾鄉先哲之芳規也今
天子孳孳　國計歲　命諸臣視榷事惟謹頃
益　遣内臣採金四方而又罷一切非時賞賜
臣有以窺

皇上惜財之心然且不愛廢車閒馬分布使臣
蒐羅豪傑于萬里之外斯亦夢寐相如之意乎
臣又有以竊
皇上惜財之心不勝其惜才之心遭時遘會多
士幸甚顧蜀自文翁而後聲教翔洽詞賦文章
固所饒有臣故不慮多士之嗇于文而慮多士
之嗇于實假令實之不茂縱侈口法言太玄甘
泉河東校獵長楊諸篇豈不洋洋耳為沸也然
劇秦美新君子羞之相如有知寧無揶揄地下

乎臣計臣不知所以醮士第邇者給事司農見
藩臣貢筵不中程
上震怒為徧讀諸執事脫諸士對公車不稱
旨異日無以效一筵之用
上問舉者臣將何詞以對夫昔人之相知也桑
陰之下不俟終日臣令之于士則三日之精神
數十牘之揣摩也豈其衷赤之不照而以不肖
之心疑諸士亦已多矣儻復無所以釋臣懼臣
慮其多之無當也矧歆無言乎勉哉諸士微獨

臣將百執事之榮辱于是乎在諸士曰唯唯敢
不奉教是役也云云

宣大武舉鄉試錄後序

皇上御極之三十四年宣大例當舉武士侍御
喬公既已檄兩鎮良家子材官驟張集上谷而
三試之得八十人如
制錄既成以余不佞與茲役宜宣言末簡夫今
天子威靈遐暨重熙累洽毋論南夷北虜無弗
交臂受事稽首內向可謂泰寧盛際已乃蒐羅
之典三載一舉孜孜常若弗及斯亦安不忘危
之意乎諸士業已奉檄而來其始至也矯矯然

無不欲吞月氏而勒燕然者于是比之騎而射黜者若而人又比之步而射黜者若而人已又闈之較藝之場試之韜若畧則入彀者唯爾八十人耳是其綜覈豈不甚精而登進豈不甚慎也諸士挾策而談古昔自以為不啻燭照運籌而規方畧又自以為萬不失一矣試觀今天下之勢以為可慮耶不必慮耶盖自寧夏之役勞師損餉瘡痍未起曾幾何而朝鮮繼之又幾何而播州皮林繼之幸賴

天子神聖屢出屢捷靡不告成功而稱　萬年之觴而頃者五路又見告矣夫五路固虜酋之最黠乎然不過其一枝也豈其能當中國之衆而躙入內地若履無人之境彼固有以窺中國之素耳迄今百計要索左支右吾諸士以為此心何心哉而諸酋之以五路為嘗者又安知其不耽耽虎視也語有之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宣大古雲中上谷地東引薊遼西控秦隴南以捍蔽　京師擁護

陵寢北則與虜為隣固出沒之區而衝突之所也是　國家以宣大為外翰而宣大之安危寔懸　國家之利害所係顧不重耶乃自款貢以來三十餘年矣議者且謂虜無涎我貢市必不忍萌異心而噬已成之業又且謂虜王夫婦無恙必能制諸酋之命而不至于跳梁夫承平而談大策非所見事必不信必且以為夷情已馴款事已固按甲休兵吾得長策獨柰何生心外國而為是不必然之慮于是轅門之士耳不聞

金鼓口不談戰陣平居無事無不吹竽鼓瑟鬬雞走犬六博蹋鞠相樂也不則障候長吏多出卒獵獸以皮毛為旃罽卒苦而烽火乏其于實効何益哉而奸軍悍卒占藉自利老弱食廩以為祖業蓋已養成其無賴之心驕悍之氣矣而一不如意則又無所不恣睢橫厲攘臂辟睨也者即主將不敢問之偏裨偏裨不敢問之士卒也若是而可使之摧鋒陷陣親上死長乎嗟嗟此其故難言矣日中則昃物極則變天下事固

有出于意料之所不及者諸士寧不為桑梓懷
杞人之憂而且以為何如也且士固志在用天
下耳寧獨區區一雲中上谷即大司馬再遣其
僞而奏之
天子亦唯是布之四方為　國家長城豈其跬
步之內而以限諸士方今內外多事不逞生心
延綏雖已大創而虜酋尚思報仇播逆雖已授
首而安氏猶然作梗皮林雖已成功而苗心反
覆不常日本雖已帖服而海波猶然未息甚則
物力凋耗人心思亂潢池之弄尤可寒心諸士
試當此時而運籌決策將何以令虜不生心即
生心而不獲逞將何以令軍無虛伍人有鬬志
將競死綏之勇士著同仇之豢左顧右盼無異
于所以謀雲中上谷者是在今日不當先定之
耶且夫士有居恒恂恂忍辱胯下而一出則斬
將搴旗所向無前者有少負重名蒼生係望而
一出則債師辱國永銅丘壑者有起聞鷄之舞
擊中流之楫而戮力中原顯名當世者又有出

守天雄一籌莫展而閉門誦經貽笑萬年者諸士試自籌度于此數者將何居耶余有以知諸士之為韓為祖而必不為深源欽若也談者乃曰　國家重文而輕武而又或以為治平之世顓重文危亂之世顓重武夫武臣出死力為國家破賊

主上不愛高官厚祿以酬其勳而其大者乃至剖符而世之爵文士所得視武孰多而謬云輕武則武自輕耳慕利如羶身為丘壑則武輕虛

憍使氣視士若仇則武輕精神窺瞷不以料敵而以為壟斷之術與金輦璧不以饗士而以為媒進之階則文吏得以持其短長而武輕平居則泄泄目前工於潤囊橐而拙于料彼已有事則目炫烽堠長于冒首功而短于即戎行則文吏得以程其功罪而武又輕如是而曰　國家輕武也余惡能知之昔魏尚給士卒饗軍吏無所不至李廣遠斥堠就水草令人人得自便卒用其衆以制匈奴雲中至今猶侈談之是豈必

戎馬在郊烽舉燧燔而後以死戰却敵哉諸士當此治平之日而內自循省果能厲金石之守存敵愾之心不愧所謂赳赳者乎行且載旆秉鉞登陴乘障果能流挾纊之恩樹投醪之惠使挺鈹搢鐸之士怯私鬬而勇公戰乎即或遇敵出入兩陣之間又能識三奇六合七變五成之法林竦電滅使敵人不敢彎弓而牧馬乎無事則析靖玉關塵清紫塞卒然有急則奮平日之雄心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而勒勳麒麟之閣豈為難哉是無負侍御公登進之意也　國家所為安不忘危三載而一舉者以此不然而猶是吹竽鼓瑟六博蹋鞠獵獸為樂乎猥謂虜必不損所恃以生之利於中國吾安得從枕席上度虜也一旦羽書旁午徬徨失措當事者且得以惠文彈治之而三尺隨其後矣　國家張彌天之網所竊寐謂何而爾諸士三年蓬竇所講究于三畧六韜諸氏兵法者謂何余不佞固以天下士為諸士期而不獨上谷雲中也夫知上

谷雲中則知天下矣居則雙伏出則雄飛其毋以款為固而以今日之安為足恃也哉

送志寰陳公擢福建右布政序

明興二百餘年一統之業煌煌乎盛哉雞犬桑麻環堵相望烽烟無警海內恬嬉士大夫相與講畫治安長策維杭隍之憂則未嘗不北患虜而南患倭也賴

天子神聖未兩綢繆思得卓犖博大之士為

國家用要以制壓輯綏弭亂未萌乃奉承　德意竭智攄悃在北則北重在南則南重可不謂

國家之佐而　社稷之望乎蓋楚景陵志寰陳

公少掇巍科已負廊廟器出入郎署颺歷中外
所為建猷采振人文籍籍傳播海內至於具文
武之猷講修攘之略一切邊方夷情險塞要害
罔不囊括昭晰無遺自公擢大參備雲中兵使
者雲中逼近虜穴虜出入必爭之衡也曩歲大
單于率屬奉琛幾三十年見為無事而習于惰
兵日就頹而防漸以弛邊鎮稍稍難矣公治雲
五載上承下獲易若承蜩潔貞之操撫字之恩
摘發之神彈壓之威未易悉數其大者乃在辨

官材練軍實謹調察詢瘡痍廉貪濁蘇困苦抑
貂鐺鉏強梗朝夕勤思嚴內備以阨虜之吭使
伸縮之權常在我而不在虜即大酋擁兵要賞
五酋桀驁潰隣公獨以一力障屏納款如故至
今豪戢夷馴吏民效職四境安寧憲度維貞誰
之功哉公當報績
天子嘉焉晉公右方伯更調往閩諸邊將吏駭
相謂公方衽席我柰何奪公之閩我輩方望公
持中丞節以永倚長城柰何公遂無意加惠我

邊圉也抑豈閩之重賢于趙代者耶夫閩僻在
海邦左帶滄溟日本琉球鱗其次右連交廣滓
泥安南峙其前諸島窺伺何異百貊自倭氛作
孽東南夷率多觀變計安重地舍公又奚適也
天子之意唯是北虜跳梁業得公控制整齊之
虜遂晏然不復南牧庶幾息肩西顧有如閩亦
逼近倭夷出入所必爭之衝雖清臣伏辜然狡
焉叵測倘一朝乘間內訌其何以制之誠得公
如所以治雲中者治閩閩自是庶民輯和嚮化
知方則倭之不敢生心亦如虜也者海內共望
治安之樂永永無極諸君將吏其以為何如耶
周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吉甫文武萬邦為
憲寧詎專一方而建一績之為烈也於是與公
共事雲中者拜手謂
天子方倚重公豈亦獨惠雲中而不一顧閩閩
父老杖節久矣公其速勸駕而趨閩用布　德
意俾南北邊無事即建中丞節入筦要樞使虜
若倭畫如周玁狁蠻荊無不賓服海內士大夫

所藉文武之憲者又豈有艾乎公是行也上若
天子下副萬民中慰縉紳之望於都麻哉請以
是為公賀並次第其詞納之行李

贈豫章太守王太蒙先生三年攷績序

漢所稱二千石治理最者毋若黄次公霸劉榮
祖寵矣霸寵皆縣豫章起家吏稱豫章其俗輕
揚易發男子務耕女子蠶績風固茂焉彼次公
之為守也惟外寛内明以得吏民心而榮祖性
秉仁慈改尚寛裕為吏民親愛而已卒爍然為
二京循吏冠然則善治者亦何必鷹擊毛鷙博
炫奇之譽乎哉要以布利除煩能得吏民心斯
稱有德者耶嗟嗟史之所稱云爾今之二千石

視漢時何如也漢制太守治郡得一切便宜從事令所謂守者中丞部使者及藩臬長日臨其上朔會省之郡更容邇而掣肘之易生吾一一而稟之見以為從吏也吾專制而行之疑以為阻格也豈不難哉且豫章之俗去古又遠矣郡宗藩及大姓星錯而居易於齟齬巧胥徂僧敝法作奸民好末而務商士尚氣而矜節逋負日積亡命逃匿不可窮詰則治之尤不稱難乎自太蒙王公之來守也未明出堂皇視事已則馳謁諸上司有所陳說利獘咸信而得請蓋朝稱便而朝興之夕稱不便而夕罷之矣視事時吏從旁執牘以次受署大者斧劈小者支解吏咋舌辟易莫敢譸張每朔望之次日躬詣黌宮延弟子員講折疑義所造就章矣而興孝褒節益務懇懇風化之任焉郡宗室聞公至斤斤守高廟之訓毋敢為梗而公所分給廢宗廩祿定為畫一法驩然誦服也至於行鄉約之法清積逋之奸捐捄荒之資建修圩之績皆燦然可述

蓋三年之間務以乳哺而翼孚之耻責小苛其
恵之及民也若出一日而民之誦神君歌愷悌
者亦如一日也藩臬之長無不嘉公治行中丞
及御史前後交譽公于　朝不下五六疏至是
太宰以公治最聞
天子若曰守治南昌既效其賜璽書褒異追贈
所生如令甲守其益慎于治以需大用於是公
之寮寀朱君盧君以問楊子公可謂能治民而
獲上矣楊子曰吾儕幸朝夕侍公豈不習公之
素乎竊睹公磊砢扶疎居常引純墨自持人不
敢干以私天性澹泊自奉茹菲每退居蕭然哦
咏自若蓋抵任三年方始迎家至官邸也而又
識度清遠落落穆穆莫窺其際至於接人御物
則直示至誠洞見肺腑以故人自不忍欺之此
所以治臻於有成而聲實茂也豈虛哉夫公今
已以卓異顯矣次公一遷入為丞相榮祖再調
遂作司空公且被　殊召東鈞持衡以忠天下
皆自今日起也太史氏其亦書之云公初為豫

章守甚得吏民心所繇與覇寵俱稱循吏冠而所任所遺則猶難之者乎

送少參續占史公之四川序代

續占史公先是為臺御史斷斷守柱後惠文法彈劾貴戚大臣無所避指畫天下事所當否無不中窾嘗以為士釋褐而立　本朝出入禁闈補過拾遺人臣之願也分猷秉采宣德達情人臣之職也故仕不擇官要之行志任不憚更要之靖共於是出憲兩浙歷三楚遷百粤所至惠政隆洽民歌而詠之尸而祝之迨来江以西專填分寧所彈壓者兼楚六州公通明英毅恢廓

膚敏日察軍民利病形勢緩急而調劑之號令
紀綱煥然維新三年盜賊屏息百姓晏堵
天子嘉公功　賜璽書褒寵推恩所生抑何爛
焉不俟其前守豫章每禀受公明憲奉行惟謹
公不以屬吏鄙余也數數進而與之談剖肝折
膽不以余無侶而概然勗之道義也者余既以
入　覲荷擢視江西學事方冀得公朝夕益匡
不逮而公業擢參蜀藩矣余既至豫章公戒裝
且發竊誦古人贈言之誼安所贊公行乎夫
國家綦制劃九州而建藩疆其在江西猶居內
地唯是分寧所轄區域錯襍山菁叢峭寇盜數
出沒其間往歲因流刦之變遂設專鎮庶幾稍
寧然亡命易跳奸軌多煽此為難耳公治之而
拊循輯綏若承蜩然蓋公之才屢試而輒效處
難而自裕如此廼若西蜀僻在邊徼界以番族
阻以蠻部即姦宄內作懸軍束馬勢不相及猝
難底定而又且鼎建　宸居大功方興採木之
詔徵發萬計非得通方博大之士而任之未易

奠功故
天子遂以公逞也始公起家內江令以卓異蒙
首褒凡蜀中軍民之利病形勢之緩急公固豫
之而廣仁集功體　國惠民又公之日夜鰓鰓
殫厥慮者也然則公之治蜀豈不信效而又何
難乎哉異日者
天子其益嘉公之功大拜鼎衡以幸海內又寧
有量耶

送別駕程江楊寅丈致政歸里序 代

夫程江楊先生者粵以東程鄉人也始先生為
邑諸生有聲每試學使者輒高等及試省闈輒
不第乃以貲入太學又有聲也而試京闈又不
第久之待次公車當遷選司城司城督察畿內
部貴人及惡少年皆歛手屏跡無敢扞文罔
天子嘉其能會豫章別駕缺遂以先生補之蓋
異擢也先生既至不佞乃與二三寮友若丞朱
君若判盧君及司理楊君同揖迎之爾乃望先

生之為人常謙然以自下于于如也近而就之
冲然以自挹溫溫如也與之言穆然以自將恂
恂如也知先生固長者我二三兄弟其驩然相
得豈有間哉既又攷其為政則見沉深而有謀
惠利而愛人其所職為儲糧者也嚴畫兌運法
杖積猾之侵漁者數十年之弊汰而漕計稱便
矣盧君出署靖安先生為代理捕事清保甲而
嚴什伍之禁鈴柝不驚萑蒲無盜矣始嘆先生
之政固可矜而式也即每有大經畫必聚先生

咨而詢之而先生益務自深孫令人不能舍焉
一日先生欲致政歸不佞相與駭而詰其故夫
志挫則餒位卑則阨形衰則僵此歸道也故賈
誼遊梁楊雄執戟君山拓落敬通齟齬馮唐皓
首顏駟終郎此皆所謂賢人君子猶志欲行其
道不忍棄斯世也今先生綰黃綬而參大郡昔
人所稱治中別駕之任可展驥足者且政未及
朞而惠德蒸蒸士大夫敬而信之百姓愛而慕
之位不阨矣志可信矣而又精力素彊袂明藻

發此致遠之資而策勛之日也柰何言歸乎先生曰唯唯否否夫盈虛有運詘伸有機運者天之貞也機者人之智也觀貞者審運以明志希智者酌機而善身不穀受　國厚恩無以報也而復昧止足之義柰羞諸君何於是投劾告去御史中丞陸公及藩臬使者皆移檄留之先生堅卧不出視事越兩月會新直指葉公至猶閉閤自如乃為上其事于　朝從其志也嗟嗟先生行矣夫功名出處之際豈不難哉夫出之而無以自見也者退之而無以自守也者其趣之有若赴也者其去之有若失也者以視先生何有焉先生其趣得喪決去就而深于道者乎于是設酒醴為先生祖道之宴不佞歌鹿鳴之二章曰德音孔昭君子是則是傚朱君盧君歌九罭之中二章曰鴻飛遵渚於汝信處鴻飛遵陸於汝信宿於是楊君又起而颺言曰余鄉往省家大夫倫兵粤也道經程鄉云見其山川秀美而水漣漪可愛即所謂程江而先生以為號者

也諺云合三陽讓一鄉今先生歸其悠然有遐
思乎乃歌兼葭之首章曰所謂伊人在水一方
歌已遂序次其事納之行李

賀何母孫太宜人七十序

今
天子即位二十六年是年秋八月為
聖誕節受萬國賀而使君當先期至　闕下戒
裝且行忻忻色動不彀世荷　國恩安所報塞
庶幾今効虎拜稱　萬年之觴臣寔厚幸而是
行也又道經留都里舍則不穀太宜人以前一
月為七十初度及時而稱慶焉蓋徼福多矣不
佞聞之乃起而颺言曰夫使君茲舉有四美焉

對揚稽首天顏咫尺千秋金鑑躬自祗献可以
觀忠白髮愛日用展膝下班衣五綵以娛北堂
可以觀孝王事靡監嗟弗遑將使君兼焉公私
相得行愜于志可以觀順使君有弟侍御君得
請予告里中扶輿有子新成進士海内稱盛爛
其盈門得全全昌可以觀慶使君以是四者而
壽太宜人太宜人不韈然快乎且余又習聞太
宜人之懿矣先少參公宦績布中外宜人相之
鳴鷄解佩克宣厥猷居恒相對如賓篤梁鴻孟

光之風所訓誨子姓諸孫嚴而有法舉庶息者
二而鳲鳩之愛惟一既挈先君遺篋以授之曰
夫仕者固無事此也宗黨戚屬待而舉火者委
禽者纊且窆者應之惟恐後各望其腹即途餒
溝瘠粒之被之捐簪珥弗惜也太宜人雖衿鞶
乎巖柔恭儉慈惠之行不出閫而聲施走四方
以故年躋古稀神明精健不衰子孫都通顯懋
耿烈而繞階玉樹不減烏衣備有諸福彌昌彌
熾此非其善積所貽耶今使君而稱慶于堂冠

帨輝煌珍俎滿前賓客交錯頌禱迭賡太宜人
趨使君赴　閤下用醻厚恩從千官　嵩呼
天子朝
慈慶出端冕亟殿受成禮勞苦使君且知使君
毋春秋高福壽純備　推恩益封如鄧國夫人
則太宜人之媮心暢志以和壽命者當日躋耆
願而使君之為太宜人壽者且與
天子萬曆永永未有極哉

賀蕭太夫人六秦敘代

令
天子達孝隆萬國之養以奉
聖母日一朝慈慶問安視膳雍雍怡怡蓋華祝
應嵩呼咸三云而燕喜錫類公卿薦紳親輦轂
仰誦德意相從迎養長安即第朝夕定省承懽
惟謹庶幾風於海內仁人孝子之事其親也居
者寧樹諼之馨行者釋陟岵之念豈非孝德光
上下而臣子千載盛遘哉歲辛丑春太史蕭先

生迎母太夫人就養京邸有日矣是年躋六十
甲子其門人某等謀所以為壽先期走使者問
言於余余不佞從丙戌識太史公車牘中厥後
居禁林朝夕過談業稔太夫人之懿矣太夫人
適州守公雖稱繼乎而蘋蘩之敬不異齊眉州
守公見背太史方七歲廼撫育訓誨備嘗拮据
不啻如其所生自太史讀書中秘為侍從臣執
史筆備顧問
天子寔嘉賴之于是膺大官之養以娛太夫人
而太夫人洎如也兢兢焉惟無負　國家之任
使是勗太史日鼎貴　天子推恩所自翟被珠
襦褒章爛焉可謂甚榮而太夫人恬如也兢兢
焉惟無負　國家之　寵命是斷至于仲子茂
才行誼文采叶于友恭諸孫文學蘭芽玉茁翩
翩世家夫孰非太夫人式穀所貽耶夫壽縣福
臻福縣善召循是以攷鏡長生晶晶不爽太夫
人備厥懿善順烝融暢招祥禔福所從來矣壽
考之綏倘所謂天道非耶茲為初度之辰婺星